



农村青年中的土专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农村青年中的土专家

秦耘生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农村青年中的土专家

*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3 1/4印張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

印數1—26,000

統一書号: 7009·131

定价(2)一角九分

目 次

敢想敢說敢作的人們……………秦 川	3
——湖北省孝感縣長風社青年突擊隊員創造兩產早稻一 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奇跡的故事	
二二和四、三五三……………孫 方	12
——記王明進創造小麥畝產四千三百五十三斤紀錄的經過	
“保守派”服輸記……………張勵中	19
——記河南省商丘縣雙樓社小麥畝產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的鬥爭經過	
猛攻科學的尖兵……………劉培仁	26
——記趙約文創造雙季谷的故事	
使禾多結穗，叫稻更高產……………辛 凱	34
——記青年農民周漢華培育水稻新品種的故事	
革新能手彭宗順……………王少華	41
青年農民發明家周少元……………述 文、龔鉄鋼	48
泥秀才的驚人創造……………田 羊	54
——記黃貼森創制插秧機的經過	
鮮紅的旗幟，技術革命的標兵…………… 共青團互助土族自治縣委 共青團青海省委工作組	61
——記二十一天連創十一件新式農具的共青團員汪生杰	
青年農民發明家于京年……………戚道茂	67

柴油机长腿记.....金 元 75

——李生根改装“万能拖拉机”成功的故事

讓风为人类造福.....張 霖 83

——記青年田新华創造“风力发动机”

英雄壮志不畏难.....合水、金龙、克勤 89

——共青团員曹随阳帶領羣众引水下山的故事

路是人走出来的.....刘文捷 97

——記共青团員刘振昌創造“广播电话两用机”的故事

敢想敢說敢作的人們

——湖北省孝感縣長風社青年突擊隊員創造畝產早稻
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奇蹟的故事

秦 川

7月30號，著名勞動模範官木生所在的長風社，放出了第一顆大的早稻衛星，重量：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九兩，衛星的集體創造者：長風社青年突擊隊全體隊員。

一萬五千多斤，這是怎樣的一個概念呢？用國際單位來說，足足七噸半還多。這就是說，現在一畝出產的糧食，如果用載重兩噸半的汽車裝運，整整要裝三大車。可是，不過是几年前的事，一畝田五百斤，還塞不滿大卡車的一個角呢！難怪有人說，“現在的一季要頂過去的二十年！”

讀者一定很想知道，他們是怎樣叫糧食闖過萬斤關的吧；說起來，話兒長着呢！

我們就不能搞點名堂出來？

6月上旬，小麥高產的衛星，接二連三從各地放了出來，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高，給人們帶來了鼓舞，也帶來了策勵。

6月15日，第一版通欄紅字大標題的湖北日報到了長風社，上面有谷城沈灣鄉王明進創造四千三百五十三斤小麥高

产的消息。長风社青年突击队隊長官春管拿着这份報紙，“共青团員敢于独創，星光社跃上丰产最高峰”的标题給了他很大的震动。他一口气跑到队里，把这个消息念給隊員們听。“弟兄們，人家王明进的小麦上了天，我們还在这里慢吞吞地搞二〇五〇的低产試驗哩！我們就不能搞点名堂出来？”春管念完了報紙，提高了嗓子反問大家。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說話。突然，副隊長胡在双“扫”地一声站了起来，說：“人家是青年，我們也是青年；人家能把小麦卫星送上天，我們就有本領把水稻卫星送上天。”隊員徐海官也站起来，把胸膛一拍說：“怕什么，我們搞它个五千斤、一万斤。”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大家都很贊同。可是，用什么方法搞到一万斤呢？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春管赶到社委会找官主任。他知道官主任最近也在搞万斤試驗，他一定有办法。

“官主任，我們突击队想搞一块万斤試驗，你看怎样？”

“那很好呀，你們大胆搞，社里支持你們。”

“可是，我們早稻已經栽下去了，許多工作补不上，現在只有五万莖，怎能打一万斤呢？”春管用試探的口气問。

“呵，这么回事呵！那就把两块田罗起来收呀！”官木生半認真半开玩笑地說。

“又不是折衣裳，怎么能罗起来？人家急得要死，你还在說笑話！”春管不高兴地說。

“来来来！跟我走。”官木生拉着春管往外走。春管給弄得莫名其妙。

不一会，到了青年試驗队。官木生叫試驗隊長官本堂介紹两块田罗在一起的办法。官本堂就把自己用掇秧的办法，把一平方丈的青森五号稻移植到小麦田的試驗，原原本本告

訴了春管，还領他到田里參觀，苗子青油油的。这下，春管才領會了两块田罗起来的意思。

春管象得了宝一样，兴冲冲地跑回队里。他老远就喊起来：“弟兄們，这回找到办法了。”正在田里鋤草的隊員們都拥上来問有什么办法？

“撥秧，用撥秧的办法，比方說，把四块田的秧搬到一块田里来，那不就能密了。密，就能高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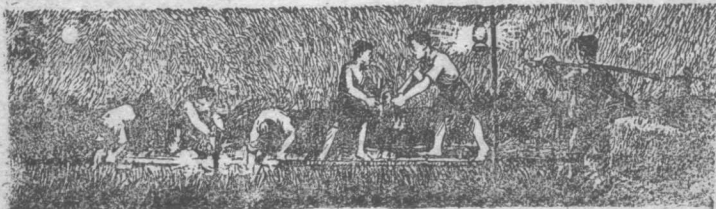
这就是敢說敢作的表現

为撥秧，大家有不少爭論，有人耽心撥不活，有的怕背工夫。經過学技术，辯思想，意見总算統一了。

6月17日，天剛亮，春管邀了胡在双、徐海官、徐光加，四个人一起先下田作过試驗。

突击队种的是全社最差的一片有名的塌畝田，群众叫做“台湾田”。他們就在“台湾田”里选了一块苗稼較好的1.51亩地，然后从旁边田里撥五蔸进来，进行觀察。中午，太阳正烈，这五蔸苗子有些卷叶。下午，阳光減弱，叶子慢慢伸开，快放晚工的时候，春管把隊員召集攏来，大家看到早晨撥的五蔸秧沒有死，都相信了，大家立刻动手撥起来。

撥秧，是一桩仔細的工作。泥巴要合蔸端起来，叶子上不能沾一点泥，然后又要輕輕地放进田里。起初，只在田边撥



秧，人不用下田蹲在田埂上就可以安甯，干起来还順利。可是，愈往后困难愈多。早稻已接近封行，人在田里走动是很困难的。掇到中間，人只能站在田里，一个傳一个。甯上的稀泥，田里的泥浆，濺得滿身滿臉都是，連鼻孔、耳朵都塞滿了。天又热，滿身大汗，和着稀泥，成了泥巴人。加上田里經過白天曝曬，一股热气往上蒸发，人就象在蒸籠里一样难受。腰弯長了時間，也酸痛难受。搞了大半天，还只掇了不到两分田。

小伙子們噁噁喳喳鬧了一个晚上，村子里睡不着觉的老头子搗咕了大半夜，說不知年輕人又在搞什么鬼。天一亮，老头子們急急忙忙跑到田里，看年輕人的新板眼。殷云高一出門，就碰上六十岁的老头子殷志林。两个老人就說开了。

“嘿！昨夜年輕人鬧了一夜，搞什么鬼？”殷云高問。

“哼，搞什么鬼，我剛看了轉来，几块田的苗子往一块田里放，真是吃脹了沒事干，还說什么搞万斤呢！”殷志林气憤憤地說。

“唉，他們嘛，哪个还管得住，新技术还不是由他們摆。万斤的牛皮也要人吹啊！”

“万斤，万斤，連土帶草一起秤。盘古到如今，沒見過这种事。”

言語投机，越說越起劲。聚攏来的人，有摇头的，有不吱声的，也有同意的。到处議論开了，这些輿論使有些隊員也拿不定主意了。

第二天晚上，官木生和社党支部書記涂用清来到突击队。官木生对大家說：“你們的掇秧，就是敢說敢作的具体表現，不能做一半就縮了头。不要听那些閑言閑語。怕什么，我陪你們一齐干。”說着，他和涂用清卷起褲脚，就下田和大家一起干

了起来。

大家的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依靠大家的支持，困难一个一个克服了。

工作更加艰巨了。田中央簡直沒法撥了。这时，他們想出一个办法，在田两头，放上两条凳子，凳上搁一乘長梯，人蹲在梯子上，一茺茺往下撥。一共搭了四乘梯子，連續撥了三个晚上，把一块二点五亩田的秧撥完了还不够，又把本田切了三分，这成了現在的一点二一亩。

搭梯子撥秧的事，又成了奇聞在灣子里傳开了。很多人說：看呀！突击队搭台唱戏了！

碰巧，剛撥进田里的秧还没有扎根，每到中午叶子就卷筒，象根紙媒子。殷志林在田边轉了两轉，看着苗子說：“哈，你們又搭台，又唱戏，又有喇叭吹（意思是諷刺卷筒的稻叶象个喇叭）。唱的什么戏啊？是不是熱鬧庆丰收？”

大家虽气，但都不理他，讓他去說。徐海官可憋不住，頂了一句：“就是唱戏，唱的万斤戏。”

“那好哇！我們等着瞧呢！”殷志林滿以为这回总算占了个上风，晃着个身子，得意地走开了。

虽說没人去理会这些老保守，可是秧苗毕竟是卷了筒，春管又去省里开会了，大家心里象火燒一样，每天跑地里看几趟，端着飯碗吃不下，躺在床上睡不着。副隊長胡在双急得跑到試驗队里去找办法。試驗队隊長官本堂告訴他，剛撥的秧需要灌深水，以便吸收水分；天气热，溫度太高，中午用噴霧器在叶子上噴水，人工降溫。剛撥的秧，还需要养分，最好用一斤过磷酸鈣，五斤草木灰，四十五斤人糞尿，一百斤水合起来，

滤去渣子，进行噴霧，叫做空中施肥。这办法很見效，回来噴了几次，卷筒現象減少了，叶子舒展着，迎风起舞。

卷筒問題剛解决，又出了新問題。过去一亩田只五万莖，撥秧后增加到二十五万莖，由于太密，空气不容易流通，日照也不足，中間脚部的叶子开始翻黃。大家又着了急，老保守又說了話：“是吧，我說不行嘛！你看，这是伤了根軟了膀子，将来不倒伏，就空壳。”

小伙子們不信邪，决心把翻黃的病治好。有人想起剃头分行的办法，用竹杆把苗子撥成行子。試驗結果，不中，行子两边上面的还好，压在行子下面的就更坏。于是，他們又跑到社委会討办法。大家想，既是下面叶子厚，不通风，是不是可以采用棉花脫褲腿的办法，把下面的小叶子整掉。突击队员回去照着做，果然見效。黃叶子減少了，秧稈長得更好。

苗子愈長愈好，穗子出齐了，又粗又大，弓弓腰，又不倒伏，挺逗人愛。起初观望的老农，看法也有了轉变。

真不巧，不久又碰上了天旱。虽然谷子已經灌漿，但缺水怎能保收万斤？这时，四周都断了水，只8队还有三个塘脚子，管得一餐水。向8队借吧，說不出口：都旱着，誰不要水？

誰知8队隊長，共产党员殷建昌早已摸到突击队們的心思，当自己的队员們要加起車子、用这三口塘的水来澆队上的2.6亩早稻地时，殷建昌拦住了，單等突击队来借水。当青年突击队跑到社委会求救，由社里派副主任胡世林和他們一起到8队来借水时，殷建昌不等胡世林开口，就說：“来借水的吧，我們早准备好了。你們谷子長得好，一亩頂我們三亩收，都是社里的谷子，当然应先救好苗。”去借水的突击队的副隊長胡在双感动得握住建昌的手，好半天說不出話。

8 队的水灌进了万斤試驗田，管了三天又干了。这时，社里組織了几百人从八岔洼水庫車水抗旱。为了照顧这块田，特別規定用水一律先远后近。这块田最远，大家都讓这块田先灌，田装滿了，又灌滿一口塘。这塘水，直到最后保丰收。

一顆大卫星放上了天

收获的季节到了，黄灿灿的谷子，既厚实，又饱满，長得象城墙一样。誰看了都贊不絕口。就連老保守殷云高，这会說話也軟多了：“谷子嘛，是还不错，挂个头帅，兴沒問題。不过要打万斤，怕有点困难。”另一个老保守殷志林，口头上不說什麼，心里却不相信这谷子能成什么大器。他对殷云高說：“打場的时候，喊我一下，我也好开开眼。”

周圍的早稻都割完打尽，剩下的这块早稻，迎风挺立，独自放出异样的光采。大家都等着佳音。

7 月 28 日，突击队员們开始收割。十二个人全部出动，从清早割到傍晚，还没割完。旁边田里的社員惊奇地問道：“喂！突击队员們，是不是在田里生了根哪，割了这么久还没割完。”队员們驕傲地回答：“是呵，太多啦，有什么办法！”从早到晚一共挑回了一百八十八个草头。

第二天开始打場，为了心里有底，队员們先打了两担。第一担一百四十五斤，啊！这还了得，按一百八十八担草头算，岂不是二万七千多斤。大家有些不相信。再打第二担，一百四十一斤，还是二万多斤。队员們喜得跳了起来。朱光加說：“莫慌，先莫放大炮，打个折扣，只說一万二千斤，免得放了炮收不回。”

官春管欢天喜地跑到社里报喜訊。区里、乡里同志正好

在社里开会，一听万斤，都推开板凳跳了起来。官木生喜得直搓手，都说：“这下得了，这下得了。”说声“走”，大家都涌向突击队的稻场。

万斤的消息传开了，正在家里做饭的妇女，正在田里干活的人们，还有老态龙钟的爹爹、婆婆，都赶到稻场上来了。殷云高听说打了万斤，连声打啧啧。殷志林老汉也赶来了，对云高说：“来来，我们帮青年人打。”当然，大家都知道，殷志林老汉是想亲自看看，究竟是真是假？

赶来参加打场的区委书记向洪申非常赞成这个“帮忙”，并且提议由殷云高老汉先打一担。云高老汉在稻场上瞄了一瞄，择了担最小的打，一称，一百三十一斤。一担不足为凭，再打一担。又揀了一担小的，结果是一百四十斤。

这一下，大家都信服了。殷云高一面揩汗，一面说：“好伙计，好伙计，真行。我们这老脑筋是该丢到河里去了。”区委书记向洪申当场宣布，草头一律不准动，封存起来，报地县委验收。

7月30日，中共孝感地委委员、孝感县委第一书记王振明，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建南，以及贵州、河北两省与华中农学院的参观团，还有华中农科所、省农业厅、洪湖县及孝感县、区、乡联合验收组，朋兴乡11个社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打场验收。

打谷正在紧张进行。大家都以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待着最后的喜讯，很多人都卷起袖子参加进来。大家的情绪愈来愈高，打的粮食愈来愈多。最后，稻场堆满了，成了一座粮食山，两边打谷的人象隔着一座大山，看不见对面的人。粮食打完了，总共干谷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七斤八两，平均亩产合一万

五千三百六十一斤九两。

一顆大卫星放上了天,大家跳呀,笑呵,鼓掌呵;过去保守的人,現在吓得伸舌头。突击队员們汗迹未干的臉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們实现了万斤的諾言。現在他們又給自己提出了新任务——晚稻两万斤,来个全年三万斤。

突击队员們是說到就做到的,他們一定能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

(原載1958年8月9日“湖北日报”)

二二和四、三五三

——記王明进創造小麦亩产四千三百五十三斤纪录的經過

孙 方

二二，是二十二岁，是湖北省谷城县沈湾乡星光社的共青团員王明进，他只有二十二岁。

四、三五三是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是王明进在1.031亩試驗地里創造了小麦亩产四千三百五十三斤十二两五錢多的高額丰产纪录。

如若要問：王明进这样年紀青青的怎样能創造这样高的丰产纪录呢？王明进就会回答：第一，听党的話，党叫怎样搞就怎样搞，第二，虛心学习劳动模范的先进生产經驗。当然，还有第三，虽然王明进謙虛地不講出来，第三，就是王明进有一股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干劲！

王明进是一个長得結結实实的小伙子，長着一对又粗又黑的眉毛。他只讀过两年書，也沒有很多的生产經驗。他說起話来总是簡簡單單的，很干脆，但是办起事情来却挺有心眼，所以群众选他为生产队的副隊長。

早在去年秋天，在一次乡里召开的冬播會議上，党总支書記丘洪宜同志号召每个党、团员都要搞試驗田，他想：“这是党的号召，一定要把試驗田种好。”他听到出席过省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先锋社龙光德等人要搞双千斤試驗，他的心又一动，

想：“人家是人我也是人，人家是共青团員我也是共青团員，好，人家能收小麦双千斤，我也能收小麦双千斤！”

回去他就跑去找68岁的“老庄稼經”刘积斗老汉去領教。他想：“領导上說过的，三个臭皮匠賽过諸葛亮，在冬播會議上學了不少劳动模范的新經驗，再和刘积斗的老經驗往一堆一碰、不是更好嗎？”

天已經黑了，刘积斗老汉正蹲在屋門外的园子里抽旱烟。王明进也湊上去蹲下抽烟，很虛心地說：“我想做个小麦双千斤試驗，你老的經驗多，还請多帮助点！”

刘积斗老汉惊异地抬起头，仔細把王明进打量一下，揚了揚眉毛說：“一亩小麦收双千斤？你这娃子，是吹糖人的口气，我活这大年紀也沒听說一亩小麦能收双千斤，你是头发辮上綁紙媒，速吹带掄。”停一停又冷笑一声說：“只怕你是头发辮上綁秤錘，想掄也掄不开呀！”

王明进二話沒說，烟袋一带起来走了。

好，船沒开舵就碰上了頂头风。

从这以后王明进就再不談双千斤的事，埋头苦干起来。他想：“这是党給我們指出的路，只要努力干，沒有走不通的。”

白露过后，王明进就在地里搶着揭了坂，把被水淹了的兩尺多高的苞谷和豇豆（有三千多斤）压下去做了綠肥。头遍他用双輪双鐮犁直犁了三寸多深。提起双輪双鐮犁来，王明进还是个老行家哩！他是全社第一个学会使用双輪双鐮犁的。

王明进注意到过去河边的地犁过后被大水一冲，将泡土冲走，剩下了一条一条的埂子，他想：“劳动模范藍世江的經驗不錯，非得用交叉犁的办法才能把地下犁平，不留埂子，不致深的深淺的淺。所以第二次他就橫犁，加深到五点五寸。第

三次又直犁加深到七寸。犁得太深了牛曳不动怎么办呢？他就拉了两条大黃犍犁，有些老年人不滿說：“这娃子真怪，人家都用一条牛，他偏要用两条牛。”他就这样直犁、橫犁，交叉犁了四道，每次犁后就耙。他耙的方法与別人也不同，是斜耙，从这个地角耙到那个地角。这是从到过河南的刘忠臣那里学来的。这也是王明进的一个特点，碰到什么新技术他都要学，并且非学会不可。正因为他深耕、交叉犁、随耕随耙、斜耙，所以他的地整得特別好，土很碎很泡，最大的堡子只有核桃大，跳下去土壤齐脚脖子。

眼看要播种了，該下多少种呢？过去一亩地只下七至八斤麦种，前年他們的丰产地下了十五斤麦种。他想：“产量要翻一番，麦种不翻一番怎行？人多枪多，一个人一个家伙，多下种总要多出苗多收粮食。”他和技术委員刘金山一起用泥水选了三十四斤多种子。

寒露后两天他就开始播种了。他根据社領導上的意見用寬幅交叉条播的方法播种，播幅四寸，空土只有二寸多寬。随种又下腐熟了的五十担牛粪，二十斤骨粉做籽肥。他怕別人反对下这多种，在种时除了刘金山外誰也沒讓看見。

六至七天苗子就出齐了，又密又壮，烏青青地，真是受人，刘积斗老汉看到苗子奇怪地問王明进：“你那块試驗地的麦子种得这稠？咋和往日种的麦子不一样，橫一行，豎一行，可是个新样子，沒看見过。”

王明进笑了笑說：“这是人家劳动模范創造的先进經驗，直种一道，橫再种一道。”

“种庄稼嘛，只能种一道，那能种两道？”

“田上能垒田，地上能垒地，我种两道要讓一季当两季